


博雅经典阅读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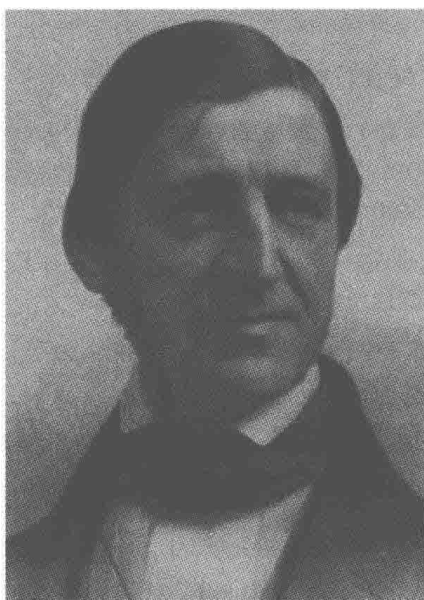


**Emerson Essays**  
**爱默生随笔**

[美] 爱默生◎著 / 代会丽◎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博雅经典阅读文丛



Emerson Essays  
爱默生随笔

[美] 爱默生◎著 / 代会丽◎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默生随笔 / (美) 爱默生著; 代会丽译.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020 - 5162 - 4

I. ①爱… II. ①爱… ②代… III. ①随笔—作品集—  
美国—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8626 号

爱默生随笔

---

著 者 (美) 爱默生

译 者 代会丽

责任编辑 刘少辉

封面设计 左小文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sup>1</sup>/<sub>16</sub> 印张 17 字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8013

定价 34.00 元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4657880

# C 目 录

## CONTENTS

圆 .....	1
举止 .....	14
友谊 .....	20
谨慎 .....	36
灵魂 .....	48
勇气 .....	66
智能 .....	72
伟大 .....	85
财富 .....	90
补偿 .....	100
成功 .....	107
风度 .....	112
命运 .....	119
修养 .....	127
力量 .....	135
美德 .....	143
性格 .....	152
自助 .....	167
礼貌 .....	194
礼物 .....	214
爱情 .....	219
经验 .....	232
艺术 .....	257





Emerson  
essays

## 圆

有一种图形，在这个世界上永无止息地重复着，那就是“圆”。第一个圆是眼睛，第二个圆是眼前的地平线。这个原始的形状在自然界处处都是，没有止境。圆是一种最高形式的象征。把圆形作为对上帝本质的表达，它有着无所不在的圆心，可是其圆周却无处寻觅。我们用一生的时间来钻研这个最原始的图形有什么丰富内涵。在讨论人类每一个行为的循环和性质时，我们从中探寻出了一种道德寓意。我们要研究的另一个类比是：没有什么行为不可被超越。有这样一条真理在我们的生活中贯穿着，在任何一个圆的外围都可以画出另一个圆；自然没有极限，每个终点都将是一个新的起点；太阳升到最高处时，总会有另一道曙光冉冉升起；深海处总有更深的海床。

这一事实，就它象征“无法达到的”、那



## 2 爱默生随笔

转瞬即逝的“完善”的道德事实而言，可以很简单地使我们把每一个部门对人的能力的许多说明联系起来，因为人的两只手永远不会绕过那种完善而合拢起来，同时鼓动即是每一个成功。

自然界没有固定的形态。宇宙永远处于流动与变化之中，永久仅是一个表示程度的字眼。地球在上帝的眼睛里是一个透明的法则，不是一堆固定的事实。法则把事实溶解了，使它保持液态。我们的文化突出了这种观念：它在身后拖着这样一个城市和制度，让我们上升到另一个观念上去：这一切是会灭亡的。希腊雕刻已经冰消瓦解了，好像它就是一座座冰雕似的；有的地方还残留着一鳞半爪的残片，就像我们在六七月看见星星点点的残雪遗留在山谷和山坳里一样。因为曾经创造它的天才如今却在创造别的东西。希腊文学要持久一些，然而也在经历着同一种下场，而且正在跌入那新思想为一切旧事物打开的不可避免的深渊，新大陆是在旧星球的废墟上建造起来的；新品种是在先前品种的解体中培育出来的。新工艺摧毁了旧工艺。看看那些把资本投到被水力学废弃了的渡槽上的情况吧；同样，堡垒被火药报废；大路、运河被铁路抛开；风帆被蒸汽摒除；蒸汽被电力取代。

你对这座花岗岩高塔赞叹不绝，但它却饱受了多少世纪的风雨剥蚀。然而，挥手之劳就推翻了这座高墙，建造者永远比被建造者强。造塔的手把塔推翻更是容易得多。比手更高明、比手更灵敏的却是通过手工作的看不到的思想；所以，在粗糙的结果后面总有一个精细的原因，这个原因经过仔细考察，它本身又是一个更为精细的原因造成的后果。每一件事物在它的秘密为人所知以前看上去总是永恒的。对妇道人家来说，一笔富有的产业好像是一个坚定永恒的事实；在一个商人看来，从任何材料中都可以容易地把它创造出来，而且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失去；对一个市民来说，一座果园，耕作有方，土地肥沃，好像是一笔固定产业，

就像一座金矿或一条河一样；可是在一个大农场主看来，它并不比庄稼的情况好多少。大自然看上去稳定、长久得令人心烦，然而它像别的一切一样也有个原因；一旦被我了解，这些田野还会一动也不动地绵延千里，这些树叶还会悬在枝头，一片片都那么重要吗？永恒是一个表示程度的字眼。凡事都取中间。对精神力量来说，卫星就像棒球一样都不是它的分界。

一个人的特殊性体现在他的观念上。虽然他看上去孔武有力，轻视一切，他依然有一个他所服从的舵，那就是观念，他的一切事实都是按它来分类的。要改造他，只有给他介绍一种统领他自己的观念的新观念。人生是一个自我发展的圆，它从小得看不见的圆圈开始，从四面八方向外扩展，涌现出一个个新的越来越大的圆，并且永远没有止境。这种圆的形成，轮外行轮，将要进展到什么程度，那就决定于个人灵魂的力量或真诚了。因为每一种思想已经把自己变成事态的一个圆形波浪——比如说，一个帝国，一种艺术准则，一种地方习俗，一种宗教仪式。它做出迟钝的努力，把自己倾泻到波脊上，凝固和罔困生命。假如灵魂敏捷有力，它就从四面八方进出那个界限，在大海上扩张出另一个圆圈，它亦可以涌起一个高浪，怀着再次阻止、凝固的企图。然而心拒绝禁锢；在它初期最小的悸动中，它已经倾向于用一种巨大的力量向外进行无边无际的扩展。

每一件终极事实只不过是一个新系列的初期事实。每一个一般规律只不过是即将表现自己的某个更一般的规律的一个特殊事实。对我们来说，没有界外，没有围墙，没有圆周。人完成了他的故事，多么精彩！多么确定！这个故事怎样使万事万物旧貌换新颜！他顶天立地。看啊！那边也出现了一个人，我们刚刚宣布过一个圆的轮廓，他就围绕着那个圆又画了一个圆。这样一来我们的第一位说话的不是人，仅仅是一个第一发言者了。他唯一的

#### 4 爱默生随笔 *Emerson essays*

补救就是立刻在他的对手的外面画一个圆。人们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今天的结果萦绕在心头，想躲也躲不开，它立刻会被压缩成一个词，而那好像在解释天性的原理将会把自己也包容进去，成为一种更大胆的概括的实例。在明天的思想里，有一种力量把你的信仰，把各个国家的一切信条、一切文学，都高高举起，并把你带向一个史诗的梦想从来没有描绘过的天堂，每个人与其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工作者，还不如说他只不过在履行他应当成为什么。人们只是为下一个时代的预言行动。

我们一级一级登上这神秘的梯子：这些梯级就是行动，新的视野就是力量。各个结果都被随后的结果所裁判和威胁。每一个结果好像都被新的结果反驳；它只不过是受到新结果的控制而已。新的说法总遭到旧说法的厌恶，对那些死抱住旧说法不放的人来讲，新说法的出现就像一个怀疑主义的万丈深渊。然而，眼睛很快就习惯了新的事物，一种原因的多种结果是利于眼睛和新事物的；随后便透露出它的纯真和长处，不久以后，它的精力耗尽了，它在新时期的曙光面前便黯然失色，一蹶不振了。

不要恐惧新的概括。难道事实看上去粗俗，就会伤害你的精神论吗？别跟它对抗，它同样会升华你的物质论。如果我们求助于意识，人们就会没有固定的东西可言。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得到非常充分的理解；如果他身上有什么真理，如果他一直依赖那神圣的灵魂，我看也就只能这样。最后的房间，最后的密室，他一定会搜索，它过去从来没有打开过；一直存在着一种情况不明、无法分解的残留物。也就是说，每个人都相信他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我们的情绪彼此都不信任。今天我想到很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没有理由明天没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表现力。我写的时候，我所写的东西好像是天下最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昨天，



我却在现在我一次又一次观望的这个方向看见过一种可怕的空虚；一个月后，我毫不怀疑，我将会诧异是谁一下子写了这么多东西。呜呼，这种不坚定的信仰，这种不奋发的意志，一股巨大的涨潮中的巨大落潮！其实我就是自然界的上帝，同时我也是墙边的一株野草。

不断的努力会让人超越自我，在他的上一个高度上再加一层高度，而把努力本身在一个人的种种关系中暴露出来。我们渴望认可，却不能原谅认可的人。大自然的甜蜜就是爱；然而，如果我有一个朋友，我就会被自己的缺陷折磨。爱我就等于责怪对方。如果他高明到可以蔑视我的程度，那我可以爱他，并通过我的爱心把自己提升到新的高度。一个人的成长可以在他很多的朋友中看出来。为了真理，他失去一个朋友，就会得到一个更好的朋友。当我在林中漫步，想着我的朋友时，我想，我为什么要和他们玩这种偶像崇拜的游戏呢？在不是故意视而不见的情况下，我对所说的高尚、可敬的人的一望而知的局限一目了然。我们不吝言辞，说他们富裕、高贵、伟大，然而，实情却不是如此。神圣的精神啊，我为了这些人抛弃了你，他们却不是你！我们表现的每一种个人关爱使我们丧失了天国。我们用天使的宝座换取一种短暂的欢乐。

这种提醒我们一定要汲取多少次呢？一旦我们发现了人们的局限性，他们就不再令我们感兴趣了。唯一的罪过就是局限。一旦你提出了一个人的局限，他就全完了。他有才能吗？他有知识吗？他有事业心吗？毫无用处。对你来说，昨天他很迷人，是一个伟大的希望，一个可以畅游的大海；现在呢，你已经发现了他的海岸，发现那现在是一个池塘，如果你再永远看不见它，你也无所谓。

我们思想新迈出的每一步就像一条法律的条文一样，调和着

## 6 爱默生随笔

*Emerson essays*

许多貌似纷乱的事实，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被看成两大学派各自的杰出人物。一个智者会使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化。在思想上后退一步，不同的意见就会调和，办法是把他们看成一个原则的两极，而我们永远也不会后退到把一种更高的远见排除在外的程度。

当心什么时候伟大的上帝放纵一个思想家在这个星球上自由活动，到那时万物都岌岌可危了。那就像一个大城市里突然燃烧起一场大火，谁也不知道什么安全，火将烧到哪儿才停止。任何一个科学明天都有可能被驳倒；任何文学声名，甚至那些不朽的声名，也有可能被修正和批判，人的希望，心中的思想，各国的宗教，人类的风俗道德，都受各种新的概括支配。概括一直把神性重新灌输到心灵里。于是才有随之而来的激动。

勇气是自我恢复的能力，一个人一旦被驳倒、一旦被优越的战略击败，无论把他扔在哪里，他都能站稳脚跟。要做到这一点，依靠他喜欢真理胜过过去对真理的理解；靠他对什么地方来的真理都能灵活接受；靠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他的法则，他的社会关系，他的基督教，他的世界，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取代，随时都可能消亡。

唯心主义的程度不一样。我们最初在学术上学着玩她，就像磁铁以前是一种玩具一样。然后我们在青春期、在诗歌中看到：它或许是真的，在星星点点的事物中它的确是真实的。之后，它的面目变得威严起来，我们就认为它一定是真的。现在它表现得不仅合乎道德，又合乎实际。我们知道上帝存在，他就在我心中；万物都是他的影子，贝克莱的唯心主义只不过是对于耶稣的唯心主义的一种简要的说明，而耶稣的唯心主义又是对这样一种事实的粗糙的说明：一切本性都是自我完成、自我组织的一种迅速散发。更为突出的是，历史和世界的状况随时都直接依靠存在于人

们心灵里的知识分类。这时人们很珍视的事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了那些出现在人们的精神境界里的观念，是因为有了那些就像一棵树结它的果子一样造成事物现有秩序的观念。一种程度崭新的文化会立刻促成人类事业整个制度的革命化。

会话是一场圆的比赛。在会话中，我们拔掉了各个方面限制沉默的界标。对话双方并不会受到他们共同具有、甚至在这种圣灵降下时表现出的那种圣灵的审判。明天，他们就会从这种高潮上退去。明天，你一定会发现他们屈身承担着那些古老的驮鞍。而趁着那火舌舔在我们的墙上时，先让我们欣赏一番吧。每一个新的谈话者点燃一种新的火光，把我们从上一个说话人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又利用他自己思想的伟大和孤傲压迫我们，然后又把我们让给另一个拯救者，这时，我们似乎恢复了我们的权利，成就了人。啊，在宣布每一个真理时，什么样的真理才被认可，在各个时代、各种世界都深刻，都可行呢？社会像冷冰冰的雕像似的坐着。我们大家都在站着等待，十分空虚——也可能知道我们能够充实，因为被巨大的象征围绕着，虽然对我们说来，它们并不是象征，只不过是平凡而琐碎的玩具。然后神降临了，把那些雕像变成热情似火的人，他的目光一亮，就把那掩盖一切的薄纱烧个精光，于是，每一件陈设、杯盘、椅子、钟和床上盖的被子。在昨天的迷雾中，像庞然大物似的隐隐出现的事实——财产、气候、教养、人体美之类，奇怪地成了它们的比例。我们已经固定的一切都在摇摇晃晃，嘎嘎作响，文学、城市、气候、宗教，脱离了它们的基础，在我们的眼前舞动。在这里，我们又看见了迅速的谨慎！谈话虽然不错，但沉默却更胜一筹，而且使谈话自惭形秽。谈话的长度说明了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如果他们在哪一部分全然理解，言辞在哪个地方就没有必要。如果在各个部分都完全一样，那就不必枉费唇舌了。

文学是我们现在的圆之外的一个点，通过它或许可以画一个新的圆。文学的功用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高台阶，我们从上面可以俯瞰我们的现实生活，提供一台起重机，我们可以用它移动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有满腹的古代学问，并且尽力把我们安置在希腊、迦太基、罗马的房屋里，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更加理性地看到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房屋和生活方式。同样，我们从狂放的大自然中，从纷杂的事务中，从一种高尚的宗教中，把文学可以看得最清楚。站在田野里把田野看不清楚。天文学家必须把地球轨道的直径作为基线去发现任何一个星星的视差。

所以我们尊重诗人。一切论据和一切智慧并不在百科全书里，不在形而上学论中，不在《朴学大全》中，而在《十四行诗》，或戏剧中。在日常工作中，我喜欢走老路，并不相信补救的力量，不相信变化和改革的力量。而某个彼特拉克或阿里奥斯托，喝足了他的想象力的新酒，给我写了一首颂歌或者为一篇轻松传奇，充满了大胆的思想与行动。他用他刺耳的音调震动激发了我，打断了我的习惯。于是，我睁开眼睛，面对我自己的可能性。他向着世界上所有笨重破旧的杂物扇动翅膀，于是，我能够再一次在理论和实践中选择一条笔直的路。

我同样需要考量一番世界宗教。我们从教义问答手册中绝对看不出基督教来；从牧场、从池中的小舟、从林鸟的歌唱中，我们倒有可能看出来。我们被自然风光洗尘，投入在田野提供给我们的美丽形体的海洋里，我们便可能有时正确地回顾一眼传记。基督教受到人类精英的珍视，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从来没有一名年轻的哲学家的教养落入基督教教会的范围内，保罗的精彩经文并没有受到他的特别重视：“那时，圣子自己就归服于那些万物服他的神。这样，神便超于万物之上，做万物的主宰。”不管让人们的要求和美德变得多么伟大，多么受人欢迎，人的本能

还是迫不及待地趋向非人和无限，而且乐意这样引经据典把自己武装起来，反对盲从者的教条主义。

可以把自然界假设为一组同心圆，但在大自然中发现的情况稍有出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表面不是固定的，而是滑动的。这些多种多样、紧密相连的性质，这种化学和植物，这些金属和动物，看似为自身的缘故生存着，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一些手段，是上帝的语言，就像别的语言一样转瞬即逝。如果博物学家或者化学家已经探索过原子显和有选择亲和力，都尚未发现那种更深刻的规则，关于它只有一个不完全或类似的说法，即同声相应，介于你的东西就受到你的吸引，没必要苦苦求索，难道说他学会了自己的技艺吗？然而，那种说法也是近似的，不是最终的。随处可见是一种更高深的现实。朋友和事实并不必通过微妙的地下的渠道被引到各自的对应者那儿去，经过正确的考虑，这些事物都是由灵魂永久繁育而来的。因与果是一个事实的两面而已。

永恒前进的法则涵盖了我們称之为德行的所有，又按照一种更好的德行把每一种德行一一消灭。伟大的人物不是按通俗的意义谨言慎行；他的一切谨慎将完全是从他的伟大中打出的折扣。然而每个人都应该能看到：他把谨慎牺牲了以后，把它奉献给了什么神；如果奉献给安逸和快乐，他最好依然安于谨慎；如果奉献给一种伟大的信任，有飞车的人那就可以省掉他的骡子和驮篮了。杰弗里穿上他的靴子走过森林，他的脚就不会被蛇咬，亚伦就压根儿没有想到那样的危险。多少年来两个人都没有受到那种事故的伤害。然而在我看来，由于你千方百计预防那种灾祸，你就已经落入了灾祸的掌心。我认为最高明的谨慎同时也是最低劣的谨慎。这是不是从我们轨道的中突然间跑到边缘上去了呢？想一想有多少次我们先退入可怜的谋算，才能在伟大的感情里享受



到安宁，或者才能把今天的边缘造成新的中心。况且，你最勇敢的感觉是非常熟悉的。贫穷、卑贱者像你一样有他们自己的办法表现终极的哲学事实。“福生于无有”，“事情越坏，情况越好”，这些谚语表现在普通生活中的超验主义。

一个人的公平可能是另一个人的不公平，一个人的智慧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愚蠢：如果你站得高一点去观察同样的一些事物，你发现情况就是不一样。一个人认为还债是天公地道的事，对另一个人不负责任、让债主苦等的做法感到厌恶。可是第二个人有他自己看待事物的方法，他扪心自问：我得先偿还哪一笔债？是先还穷人的钱财债，还是还欠人类的思想债，欠的自然的天赋债？经纪人啊，对你来说，除了算术，就没有别的原则。对我来说，商业是小事，性格的真诚、人的志向，这些才是真正的神圣之物；我不能像你一样，把一个责任和其他的一切责任截然分开，全力以赴去机械地偿还钱财债。来让我继续生活下去；你一定会发现，虽然比较迟缓，我性格的进步将会了解这些所有的债务，对更高的要求不会不公平。如果一个人竭尽全力去偿还钞票债，这难道不是不公平？难道他欠的债务没有别的，只有金钱？难道对他的一切要求都该留到房东和银行家对他的要求之后？

没有一种善是永恒的，一切都是最初的。社会的善就是圣徒的罪恶。我们对改革产生恐怖，就是因为发现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善行，或者我们总是那样敬重的东西，扔尽已经吞噬了我们更大的恶行的同一个坑里。

“原谅他的罪恶，也原谅他的美德，那些较小的错误，一半都成了正确。”那也是它们消除我们悔悟的神圣时刻的至高无上的力量。我责怪自己日益变得懒散、无用，然而当上帝的这些波涛汹涌逼近我不再计算失去的时间的时候，我不再可怜巴巴地计算我来日还有多少，可能取得什么成就，因为这些时刻赋予了一

种全在和全能，它不需要任何经久的东西，而只是保证心灵的力量与要做的事情相符合，不考虑时间问题。

循环论证的哲学家啊，我听见某个读者惊呼你已经了解并掌握了一种高明的波浪主义，形成了对一些行动的等同于冷漠，并欣然教导我们，如果我们是真诚的，当然，我们的罪恶就可以成为活岩石，我们将会利用它建造出真正的上帝的庙宇！

我并不刻意为自己辩解。我看到整个植物界善的原则占优势，我为此感到高兴，我也看到在道德中，善的原则无限的涌进自私开的每一个裂缝和漏洞，而且涌进了自私和罪恶本身，为此我同样感到高兴，恶绝不是纯粹的，就连地狱本身也不是没有它极端，然而，在我固执己见、想入非非之时，以免把读者引入歧途，让我提醒读者：我只是一个实验者。一点不要高估我所做的事情，也不要看低我没有做的事情，仿佛我在假装把什么事定为真的，把什么事定为假的似的。我一点对万事万物都没有定论，对我来说，没有一事实是神圣的；是亵渎神的。我仅仅在实验，我是一个无止境的探索者，身后没有过去。

然而这种万物共享的不断的运动和进步只有通过跟灵魂里的某种固定或稳定原则加以对比，我们才能明白。当永恒增生在继续时，那永恒的增生器也在坚持。新生命比创造优越一点，知识和思想也优越，则把它所有的圆都包含进去了。它不断努力想创造一种像它自己一样广阔、一样优秀的生命和思想，却徒劳无功；因为已经造就的东西在指导如何造就一个更好的。

这样，无睡眠、无停顿、无保存，只有万物的更新、萌发、生长。我们为什么要把破烂和残迹灌入新的时刻呢？大自然厌恶衰老的事物，老年好像是唯一的疾病，别的一切都往这里奔涌。我们用繁多的名目称它——狂热、放纵、疯狂、愚蠢、邪恶；它们都是老年的种种形式；它们是静止、保守、挪用、惰性、陈

旧、停滞，并不是新颖，不是前进。我们一天天愁白了头发。我看没有这个必要性。当我们与高于我们的东西交谈时，我们就不会变老，只会变年轻。青年勇于接受，意气风发，用虔诚的眼光向前看，把自己并不看做一回事，而是沉醉于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教导。然而，古稀之年的老头儿、老太婆假装万事通，他们已经老了，没有什么希望，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抱负，把事实当作必然接受下来，并且用高人一等的口气对青年人讲话。那就让他们变成圣灵的喉舌吧；让他们当恋人吧！让他们看到真理吧；这样一来，他们的眼睛就会向上，他们的皱纹就会消失，他们会再次充满着希望和活力。这种老年不应当悄然消逝在自然界，每时每刻都是新的，过去一直被吞没，被忘却；只有来者才是神圣的。除了生命变迁，奋发的精神，没有什么可靠的东西。爱不能受誓言和契约的约束去预防一种更高尚的爱。再崇高的真理明天在新思想的光照下也会凸显平凡。人们希望安定；只有在不安定的情况下，他才有希望。

生活就是一系列的惊人事件展示。我们在展示自己的存在时，今天猜不出明天的心情、欢乐和力量。关于比较低级的情况，关于日常的行动和感觉，我们可以说出个大概；然而，上帝的杰作、灵魂的完全生长和普遍运动，他却隐藏着，那是无法预测的。我可以知道真理是神圣而有好处的，可是它要怎样让我受益，我却无法猜测，因为如此存在是字样认识的唯一入口。进步的人的新立场具有以前的一切能力，然而已经把它们完全更新了。它胸怀过去的一切能力，它本身是一种清晨的气息。在这种新的时刻里，我舍弃了我原来积存的所有知识，觉得它们空虚无聊。现在，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好像对任何事物有了正确的认识。最简单的词汇，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含义，除非在我们爱和追求的时候。

灵巧在维护旧的事物的完整，力量和勇气在建造一条新路，通往新的更加美好的目标，才能和性格之间的不一样就在于此。性格造成了一种压倒一切的现在，一个欢乐坚决的时刻，它加强了团结，因为它让大家看到：没有想到的事情很多都是有可能的，并且是十分美好的。性格使某些特殊事件的印象显得昏暗。我们看见征服者的时候，我们不大考虑任何一场战斗或成功。我们看到我们过去夸大了困难。对他来说，那是非常容易的。伟大的人物并不是能够震撼得了、折磨得住的；事件过去时并没有剩下什么印象。人们有时候说：“看，我已经战胜了什么；看看我是多么高兴；看我怎样真正战胜了这些倒霉事情。”如果他们依然使我想起那件倒霉事，就说明他们并没有彻底战胜。真正的征服就致使灾难烟消云散，好像它就是在一段伟大而进步的历史的早期出现的一块效果微小的云朵。

我们贪婪地追求的一件事就是忘却我们自己，出其不意地使我们忘掉自己的特点，失去我们永久的记忆，去做某种事情，却不知道如何做，为什么做；总而言之，就是画一个新的圆。伟大的事情没有热情是做不到的。生活的道路崎岖无比：那就是依赖放弃。历史上的伟大时刻就是通过天才和宗教作品这样的思想力量所做到的运用自如。奥利佛·克伦威尔说：“当一个人不知道正走向何方时，他才升到了最高点。”梦与醉酒、吸鸦片，是这种不可思议的天才的伪装和假冒，因此产生了他们对人们的危险的吸引。出于同样理由，他们求助于比赛和战争中出现的那种狂热，来用某种方式模仿心里的这些烈焰和慷慨。